

工具理性与情感质疑：AI 伴侣（AIC）用户态度的二元分化分析

Liling Guo

Hangzhou Zhen'ai Medical Aesthetic Clinic Co., Ltd., Hangzhou, Zhejiang, 325000, China

Abstract

As a paradigm of generative AI in emotional companionship, AI Companion (AIC) has become a vital digital solution for alleviating loneliness and providing emotional suppor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ualistic dichotomy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emotional skepticism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r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elucidating the core manifestations,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impacts of AIC user attitude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while the public recognizes AIC's instrumental value, they question its emotional authenticity and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building capabilities. AIC enhances tool usage willingness but constrains deep emotional connections, while simultaneously weakening the risk-sharing mechanisms of real-world social relationship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from three dimensions—technical transparency, cognitive guidance, and ethical norms—to guid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IC and the refinement of ration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Keywords

AI Companion (AIC); Attitude Dichotom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Emotional Skepticism;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工具理性与情感质疑：AI 伴侣（AIC）用户态度的二元分化分析

郭丽玲

杭州祯爱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中国·浙江 杭州 325000

摘要

AI 伴侣（AI Companion, AIC）作为生成式 AI 落地情感陪伴的典型形态，已成为数字社会中缓解孤独、提供情绪支持的重要载体。本文将以工具理性与情感质疑的二元分化命题为核心，以梳理中英文核心文献为依据，阐述 AIC 用户态度二元分化的核心表征、形成机理与现实影响。分析发现公众认可 AIC 的工具价值，却质疑其情感真实与关系双向；AIC 即提升工具使用意愿，制约深度情感的建立，同时也带来社交现实关系的弱化分险。最后，本文将从技术透明、认知引导、伦理规范三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为 AIC 健康发展与理性人际关系领域的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

AI 伴侣（AIC）；态度二元分化；工具理性；情感质疑；人际关系

1 引言

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迭代，AIC 从概念走向普及，以全天候在线、稳定性输出、定制化共情等特性，融入了各个年龄群体之中。腾讯研究院调研显示，98% 的受访者愿意尝试 AIC 服务，79% 的用户认可其无顾虑情感宣泄的价值^[1]。与此同时，哈佛商学院 2025 年的研究证实，多数用户认为 AIC 无法实现人际关系的核心价值 - 相互关怀，将人机关系界定为“单向的、非真实的”；72% 的用户承认 AIC 能提供被理解，18% 用户认可其真实的双向交流^[10]。

【作者简介】郭丽玲（1993—），女，中国甘肃人，本科，高级形象设计师，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

这种“认可工具价值、质疑情感真实”的现状，构成了公众对 AIC 态度的核心特征，即本文聚焦的“工具理性与情感质疑”二元分化命题。本文对文献中的核心问题、研究价值以及研究空白与未来方向进行系统性分析，试图理清态度分化的表征与逻辑，也期望能为 AIC 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AI 伴侣（AIC）的界定

AI 伴侣是具备情感计算、拟人交互、长期记忆能力的对话式 AI，区别于工具型 AI 助手，其核心定位在于情感陪伴与情感支撑，通过拟人化回应、语境理解、个性化适配、模拟人类陪伴的交互体验，满足用户的倾诉、共情、陪伴等情感需求^[2]。目前 AIC 所提供的无批判的接纳、即时的反

馈和绝对的忠诚，是大众选择 AIC 的主要原因。

2.2 态度二元分化理论

态度二元分化指个体对同一对象同时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表现为“认可-质疑”的双重状态。在 AIC 场景中，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认可性和情感真实的质疑性，由于两种态度的共存，形成了认知与情感的分离^[1]。相比人类群体来说，AIC 的确可以满足用户的技术操作需求，但由于没有实体的在场，让大众觉得它“不够真”，由此产生了抵触。

2.3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论

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论为二元分化提供了理论框架：工具理性聚焦好用、快速、提供搜索帮扶，让公众认可其价值所在，价值理性聚焦意义、真实、伦理，对应公众对 AIC 感情的真实性质疑^[9]。二者的张力，是 AIC 态度二元分化的核心理论所在。工具理性的聚焦在于程序的设定和功能需要，这种算法模拟出的理解与共情，导致对价值理性的质疑，让用户群体明白算法共情不等于发自内心的关怀。

3 AIC 态度“工具理性与情感质疑”二元分化命题的阐述

3.1 工具理性：工具价值的普遍认可

对于工具理性的认可与接受，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情绪支持的高效性。AIC 在情绪支持方面表现出全面化的顺从，无批评、无延迟，为性格内向者、社交焦虑者以及无自信者提供安全的情绪空间。48% 的用户担心影响他人而压抑情绪^[7]，AIC 成为低成本的释放通道，在任何场合，被倾听显得尤为重要。

陪伴需求的无时空性。AIC 在陪伴方面突破了空间、时间，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让找 AIC 沟通的用户无压力，永不缺席的特性填补了现实人际关系的空隙，让 AIC 近年来成为部分人群的刚需所在，例如孤独群体、独居群体、社交回避群体等。

交互体验的可得性。AIC 通过记忆用户的偏好、对话方式、喜欢话题，定制个性化的回应，避免人机沟通中存在的各种冲突、误解与消耗，形成了最为舒适化的交互体验。

简言之，AIC 使用者视其为高效、解压、舒适的沟通工具，工具价值得到普遍的认可，形成了对工具的积极态度。

3.2 情感质疑：情感真实性的本质质疑

情感质疑是指公众对于 AIC 存在的关键质疑所在，指向了情感与关系的本质属性，主要表现于以下三点：

情感的非真实性。并不像人类群体一样，情感的抒发来自于生命体验的真实共情，冰冷的算法让人容易意识到情感的模拟生成，其全天候、无打击的回应是程序化的输出，本质是一种幻觉的显现。特克尔认为，真当的亲密度恰恰需

要面对一个不完全可控的、独立的他者。

关系的单向性。我们总是说关系是双向奔赴、互相付出的，而 AIC 对使用者的响应、无条件的迎合，来自于算法的计算，并非真实的情感流露，这种人机关系更多的被界定为单向的，对使用者来说是一种依靠式的索取，而对 AIC 来说是一种单项式的输出。在我们人际关系中总是存在被误解、被排斥、被诟病的现象，而 AIC 的存在完全规避了这些风险，让我们跟 AIC 的关系处于温室的保护罩中。

伦理的边界感。AIC 通过将输入的内容整合化，提供给不同需求的群体，关于沟通的边界在那里，更多的是代码编程的设定，无法场景化的识别具体化，关于这一点也是伦理质疑之所在。如果我们往后余生在 AIC 陪伴下生活，而这种生活方式是永不拒绝、永远温柔的，那我们会不会再有勇气去爱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

3.3 二元分化的核心特征

AIC 二元分化呈现“认知分离、情感质疑、场景差异”的特征：在认知中，公众还是明白工具虽好用，但情感并非真感情；情感上，接受工具理性，质疑情感真实的矛盾状态；在场景上，各种话题所依附的情景化不同，分场景边界化表达依然是工具所需要进一步学习的。

4 AIC 态度二元分化的形成机理

4.1 个体认知层面：人际关系的本质界定

用户对人际关系的本质认知是二元分化的底层逻辑：多数用户将 AIC 定义为“工具”而非“主体”，这种认知奠定了态度的基本框架^[12]。一方面，认可工具的功能好用；另一方面，质疑工具情感的主体，就是人们常说的“机器只是冰冷的机器”，在现实中更多的是体验上依赖 AIC，认知上排斥的分裂状态。

4.2 技术特性层面：情感模拟与真实情感的边界

目前的技术特性强化了情感质疑抗拒：技术更多的是通过算法模拟，具体化为语音训练、表情识别、话语匹配来模仿人类的共情，却由于缺乏自我意识、真实情感与情景化体验让人类抵制 AIC 成为更深入化的陪伴，不吵架、不质疑、不冷漠的交互方式，太过于完美，与人类的关系交际形成一定的冲突对比，让机器有了虚假化的存在^[4]。

4.3 社会文化层面：人际关系伦理的规范约束

社会文化与伦理规范为情感抗拒提供了外部约束：人类的关系主要以真实性、双向性、责任感为基础，AIC 单向的输出不符合人类的价值共识^[5]。在媒体叙事、舆论导向方面提出社交退化、情感异化等，加剧了对 AIC 的质疑抗拒。

5 二元分化态度的现实影响与效应

5.1 对使用行为的调节效应

二元分化态度塑造了 AIC 工具使用性模式：使用者更多将 AIC 作为情感宣泄、陪伴消遣的工具，而非深度的情感伴侣^[10]。功能接受提升了技术粘性，情感抗拒限制了使

用边界,避免过度依赖,形成了理性使用,过度投入感情的特征,这种效应即保障了AIC工具的价值落地,也降低了情感异化的风险。

5.2 对人际关系的制约

情感质疑抗拒成为深度人际情感连接壁垒:即使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也难以突破人为认知,AIC的非真实性无法替代人类关系,只能算是补充,这一制约限定了AIC的定位,也划分了人际关系的边界^[11]。AIC对于我们来说,既不是猛兽,也不是万能药,而是一种取决于使用者定性的工具。人类在追寻陪伴者的过程中看重同频和共振,而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受到各种因素(例如成长环境、家庭的经济支持等)的影响,在有限的时间内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未实现,而AI就成了人类的人际关系补充以及情感的替代。

5.3 对用户心理体验的双重作用

积极方面,工具理性为部分群体(高孤独感、社会焦虑者、经历依恋创伤与丧失者、Z时代数字原住民)提供了无压力陪伴、缓解了个体焦虑压力,稳定了社会关系^[14];消极方面,长期接触AIC的陪伴,会提高对人类群体关系的要求阈值,过于完美的“共情”与人类是冲突的,进而降低了这部分群体的社交能力、弱化了情感共情。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显示,长期使用现实社交共情能力下降27%,形成“数字温室效应”^[8]。剑桥大学神经科学研究进一步证实,过度依赖AIC会使用户前额叶皮层活跃度降低19%,加剧社交能力弱化^[13]。因此,在积极与消极之间,如何把握使用剂量、用户特征、互动深度、社会语境成了关键。

6 破解二元分化的路径思考

6.1 技术层面:平衡功能优化与情感透明

AIC产品目前集中于“情感模拟”,缺乏“真实情感支持”^[11],因此需做到:一明确告知用户AIC的运行逻辑,避免造成情感欺骗;二优化工具价值,聚焦正确理念的疏通引导、积极化的陪伴,不要过度拟人化;三建立边界提醒服务,防止过度依赖,保障用户的心理安全。AIC的作用,在于使用之“度”与社会之“境”。

6.2 用户层面:构建健康的人际关系认知

通过科普与引导,帮助用户理解工具的价值,AIC只是人际关系的补充,而非是人类的替代^[3]。清晰虚拟情感与真实情感的区别,鼓励使用者正确使用,将人际关系转移到线下,而非线上。当AIC被适度使用、作为真实关系的补充时,给用户群体提供了急需的情感支持;当过度依赖、取代真实连接时,对使用者来说容易练就毒药,因此“使用剂量”显得尤为重要。

6.3 社会层面:完善伦理规范与引导机制

在社会层面需建立伦理准则,明确模拟边界、数据隐私保护、用户权益保障;媒体舆论导向的引导,避免极端以及模糊化的报道;社会多包容部分群体,塑造正确的人际关

系形式,平衡工具理性与情感的抗拒^[6]。伴随着AIC的逐步完善,社会整体孤独感下降,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提升;社会信任危机,出生率可能进一步下降,代际断裂,将导致系统性的风险。在一个技术能够模拟情感、算法可以提供陪伴的时代,如何守护“社会”根基、定义“人”的价值、平衡二元亦或多元关系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7 结语

本文围绕“工具理性与情感质疑的二元分析”为核心命题,系统阐述了该态度的表征、机理与影响。研究证实:公众对AIC的态度是工具理性与情感质疑的产物,功能接受基于效用认可,情感质疑源于真实性的体验,二者共同构成了矛盾而稳定的态度框架。这种AIC二元分化保障了工具的落地性,也制约了情感的深度投入,同时给用户带来了社交异化的潜在风险。

未来AIC的发展,应回归工具赋能情感,而非取代情感的本质,在技术优化、认知引导、伦理规划的协同下,实现工具价值与情感边界的平衡。对用户而言,清醒认知二元态度、理性使用AIC、坚守真实人际,是构建真实人际关系的核心;对学界而言,需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量化二元分化的影响因素与效应,为人机关系理论完善提供更坚实的支撑^[2]。

在数字情感日益普及的时代,正视AIC态度的二元分化,不是否定技术的价值,而是让技术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的真实情感,最终实现人机共存状态。我们需要对未来保持乐观,正如马斯克所说“究其生活质量而言,与其悲观的预测未来并最终证明是正确的,不如乐观的预测未来,即使最终证明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 [1] 腾讯研究院.十问“AI陪伴”研究报告:现状、趋势与机会. 2024(10).
- [2] 黄浩宇,任梓源,方兴东.算法的逻辑与人类的温度—2025年情感智能研究综述[J/OL].青年记者. <https://doi.org/10.15997/j.cnki.qnjz.20260107.001>
- [3] 赵瑜,曹凌霄.人机亲密关系中的“媒介唤起”与用户试探行为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6(1):78-95.
- [4] 张丽萍,张立涛.对“生成式情绪”的共情实践:人对AI情感智能体的情绪感知与共情[J].国际新闻界,2025(7).
- [5] 刘梦雪,冯雨兔.AIGC时代青年与智能伴侣的虚拟交互及其风险审视[J].新疆社会科学,2024(6).
-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管理服务办法(试行)[EB/OL].(2025-08-22). https://www.miit.gov.cn/jgsj/kjs/jscx/gjsfz/art/2025/art_092a447008f340d3abd55819b8c8e5cf.html.
- [7] Joi AI.Z世代AI伴侣情感关系调查报告[R].2025.
- [8] Fang C M, Liu A R, Danry V, et al. How AI and Human Behaviors Shape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Chatbot Use: A Longitudin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EB/OL].(2025-03-25). <https://doi.org/10.1101/2025.03.25.648888>

- org/10.48550/arXiv.2503.17473.
- [9]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22.
- [10] De Freitas J, et al. Why Most Resist AI Companions[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2025(25-030).
- [11] Turkle S. Emotional AI and the rise of pseudo-intimacy: are we trading authenticity for algorithmic affection?[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5,16: 1679324.
- [12] Mitchell L, Jeon J. Attachment to artificial companions: A systematic review[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5,167: 107689.
- [13] Cambridge University. Neural correlates of AI companion dependency[J].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25,45(12).
- [14] De Freitas J, et al. AI companions and loneliness: Six studies on perceived social connec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25,52(3): 45-68.